



奥地利著名画家格哈德·古特罗夫

2000年,来自奥地利的艺术家格哈德·古特罗夫曾在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举办过一次个人展览,吸引了不少中国画家和观众,其成功的程度被当时媒体以“出人意料”来形容。

评论家认为古特罗夫“不是典型的后现代派画家,也不是人们常说的古典派画家。”“他一方面寻找机器风景画中的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重新返回乌托邦,另一方面努力研究西方艺术大师们超越时空的秘密。”古特罗夫的作品没有固定的形式和面貌,他一直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变化,他的“崇拜维米尔”、“伟大的斗兽场”、“模仿大师作品的小型立体”、“太空系列”等作品,尝试各种材料和形式,还将科技融入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所处时代的浓厚兴趣,他通过观察人类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尝试着在作品中表达一个完美世界的理想。而这,或许正是古特罗夫面貌各异的多幅作品中一个普遍的共同之处。

古特罗夫的模仿古典艺术大师创作的小型版画系列,从大师的作品中解放出来,其效果是如此的引人入胜,从名作中提取的关键色彩和构图,使得观者在第一眼就能辨别出这是哪位大师的名作,然而其起到的作用也仅限于此,随后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意图了,适度的比例夸张和随意平面化模糊的主体面孔,简化了的平淡背景,使得画面在传达了原作的一部分意思之外,散发出一种有别于原作的宁静的魅力,色彩的组合是和谐而令人愉悦的,即使是在充满紧张气氛的画面上,古典名作的经典魅力没有局限这些画的现代面貌的呈现,相反这种奇妙的结合使作品显得更加柔和。

无论是面对宏伟的历史名迹,还是他所崇拜的艺术大师,古特罗夫一直是用他理想主义的艺术目光观

视着他们,古罗马斗兽场对古特罗夫具有神秘的吸引力,30多年来他在“罗马”系列的版画和油画中一直在研究它,变化它,他反复运用夸张和放大比例的手法,明确对照以及各种透视画法达到空间的延伸,并以幻想的方式虚构斗兽场,画法细致入微,画面轻柔委婉,画面幅以非同寻常的耐心历时四年多完成的前期代表作《崇拜维米尔》,他在“仿效竞争最高”的三部曲中,最后决定是以相同的高度面对维米尔,并使绘画中的自我表现这一主题符合时代的需要,他进行改变,将画中画作为战争题材置入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将其作为题材而不是形式补充到维米尔的室内画中,而所表现的主要重点也相应地从传统的画家模式这一天系转变到为了和平的未来,用爱情克服战争恐惧的题材上。

这种理想主义同样表现在其一系列的静物画作品中,它们通过油画或版画的形式呈现,画面中融合在强烈的色彩、空白和清晰柔和光线的物体,从不同的角度,以综合的方式,展现着时间和永恒,作品中经常是一些很普通的物体(盘子、桌子和其它日常的东西),却如评论家布莱吉特·比尔鲍默所言,“对理智与情感、时间与永恒,思维和现象、和谐与矛盾、实验与成功做了透彻的探讨”。古特罗夫这种基于日常经验的“兴味盎然”的心态,将人对外部世界的感觉通过物质材料性能“进行性”地开掘,来拓展传统艺术样式尚未充分展开的空间,用不同的技法,不同工具质感处理,并且使这些处理和画面整体结构连接一起体现一种在日常景象的模糊又清晰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又难以言说,经常和生活中的某一片段,或某些信息发生关系。

在古特罗夫那里,无论油彩帆布、铜板蚀刻,还是纸版、中国墨,都可以成为表达创作意图的手段,包括后来在“太空系列”中对麻布、木料、铁等材料的综合运用,这些技法上的“进行式试验”,向人们展示了作为绘画表现手法所具有的自由和宽广的表现性,从这些吸收了“波普”和“表现主义”风格因素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得到他的思考和解释,尝试着发现和拓展人的经验表达的方式,这些试验并不是作者刻意在坚持寻求独特面貌的个人语言,但它们却在见证着古特罗夫在寻求要完美地表现其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的不断探索。(金丹)

理想主义的不不断探索

简·浮奥地利著名画家格哈德·古特罗夫的艺术作品



桌上的书 古特罗夫



静物 古特罗夫



镜子的少女 古特罗夫



桌上的鲜花 古特罗夫